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笺图）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㉓

法国卷（四）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3 – 9

Ⅰ.**外**… Ⅱ.**北**… Ⅲ.**诗歌 – 文学评论 – 世界** Ⅳ.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34 **号**

（笺图）外国诗歌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63.8 **万字**

印　　张：191.75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80176 – 023 – 9

定　　价：518.40 **元（全套** 33 **册）**

—外国诗歌基本解读·法国卷(四)·—

目 录

法国象征派诗歌

象征派诗歌概况 …… (1)
象征派的前驱与同路人 …… (4)
魏尔兰 …… (6)
兰波 …… (11)
马拉梅 …… (17)
其他与象征派有关的诗人 …… (22)

法国现当代诗歌

保尔–让·图莱 …… (31)
自从你的日子… …… (31)
你从震旦回来 …… (32)
弗朗西斯·雅姆 …… (33)
和驴子一起去乐园的祈祷 …… (33)
太阳使井水 …… (35)
从前我爱过…… …… (35)
保尔·克洛岱尔 …… (36)
谣曲 …… (37)

跋词 …… (38)
我在这儿 …… (39)
瓦雷里 …… (40)
圆柱之歌 …… (40)
致悬铃木——写给安德烈·丰丹纳 …… (44)
蛇(选译) …… (48)
夏尔·佩吉 …… (55)
夏娃 …… (55)
巴黎双桨战船 …… (59)
马克斯·雅各布 …… (59)
磨房的轮子 …… (60)
法尔格 …… (60)
苍白的时刻 …… (61)
跋语 …… (62)
阿波里奈 …… (63)
米拉博桥 …… (63)
猎角 …… (64)
旋转的蝇群 …… (65)
地带 …… (66)
瓦莱里·拉尔博 …… (73)
颂歌 …… (73)
卡特琳·波兹 …… (75)
最崇高的爱 …… (75)
沙尔蒙 …… (76)
奥瓦奴拉相信 …… (77)
天真的屠杀 …… (78)

苏佩维埃尔 …… (78)
濒危低语 …… (79)
烛焰 …… (79)
这海的喧哗…… …… (80)
林中 …… (81)
圣琼·拜斯 …… (81)
颂词 …… (81)
皮埃尔·勒韦迪 …… (85)
一切都是黑暗 …… (85)
观看演出 …… (86)
面孔溶解在水里 …… (87)
暖气设备 …… (88)
超脱 …… (89)
花市岸边 …… (90)
艾品雅 …… (91)
在一个新的夜晚 …… (91)
人们不能 …… (91)
头对着墙 …… (92)
公正 …… (94)
阿拉贡 …… (95)
1940 年的理查二世 …… (95)
自由区 …… (97)
雅克·普雷维尔 …… (98)
巴尔巴娜 …… (98)
罗伯尔·德斯诺斯 …… (101)
不,爱没有死 …… (1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风景 …… (103)
最后的诗 …… (103)
弗朗西斯·蓬热 …… (104)
树干 …… (104)
勒内·夏尔 …… (105)
索尔格 …… (105)
还给他们 …… (106)
安德烈·弗雷诺 …… (107)
友爱 …… (107)
拉图尔迪潘 …… (108)
洗衣女人 …… (108)
伊夫·博纳弗瓦 …… (110)
这儿是祖国的地方 …… (110)
战场 …… (112)
Ⅰ …… (112)
让和让娜 …… (112)
雅克·迪潘 …… (113)
埃及女人 …… (113)
骨灰瓮 …… (113)
让·马拉克 …… (114)
塞纳河畔的巴黎 …… (114)

法国象征派诗歌

象征派诗歌概况

普法战争后，第二帝国覆灭，法国国力一度不振，政局动荡，各方面的情况都令人失望。一些敏感的资产阶级青年文人想起史称“颓废时代”的罗马帝国晚期的颓唐光景，感慨自己也生逢末世。他们既不能适应社会，便对社会现实采取拒绝态度。他们特别鄙夷第二帝国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潮，把实证主义哲学、生硬的自然主义和帕纳斯派诗学都看作是这种功利主义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的表现。八十年代初，他们组成一些文社，用各种方式自我陶醉，追求稀希的感官刺激，分析自己最细微、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发现“内心的墓地”。文学批评界认为这些人身上带着“世纪末的病态”，称他们为“颓废派”。他们干脆把这个称号接过来，1885 年创办了颓废者杂志。1883 年秋天，已经有点名望的魏尔兰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评论，介绍当时不为公众所知的科比叶、兰波和马拉梅。次年这一组文章结集出版，题为《厄运诗人》(Les Poètes maudits)。公众开始瞩目诗坛出现的这一新倾向。1884 年，小说家于斯曼(Huysmans)发表一部奇怪的小说《逆反》(A rebours)，其中的主人公台才生特感到周围社会俗不可耐，便在巴黎郊区租下一所别墅，用奢侈的家具、暖房里的琪花瑶草、醇酒和香水为自己安排一个“人工的天堂”。他的书架上除了罗马帝国颓废时代作家的著作，就是波德莱尔、魏尔兰和马拉梅的诗集。这部小说风行一时。波德莱尔、魏尔兰和这以前还不怎么出名的马拉梅于是成为颓废派文学青年的导师。他们继承并浓化了波德莱尔的忧郁，欣赏魏尔兰纤细的感觉，钦慕马拉梅对神秘境界的向往。至于兰波，他当时还不为人知。魏尔兰常在拉丁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高谈阔论；马拉梅每星期二在罗马街的寓所接见文学青年。他们虔诚地听取大师的议论。马拉梅有一次用比较浅显的话说明自己的主张：“诗歌系用恢复到根本节奏的人类语言来表达人生各种面貌的神秘意义，它就这样使我们在人世的居留获得真实性，成为我

们唯一的精神使命。”

1885年,勒内·吉尔(René Ghil)在杂志上发表用散文诗形式写成的《文论》(Le Traité du verbe)。作者认为仅仅观察自然不能达到真理和把握生命,作家应该根据个人的构想(Vision)重新组合杂呈在我们眼底的各项因素,赋予它们一种象征意义。1886年《文论》出单行本,冠以马拉梅的《前言》。马拉梅发挥同一观点,提出诗人写作是为了达到‘纯粹概念’,或曰理念(l'Idée)。如他写一朵花,决不是为了描写花本身,而是为了在他笔下出现在一切花束里都找不到的那朵花,那个‘笑盈盈的、高傲的理念’。同年9月,莫雷阿斯在《费加罗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介绍被称为颓废派的诗人和散文家们的情况,解释新兴的艺术运动的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正式提出象征主义这个名称,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宣言书。莫雷阿斯认为,浪漫主义和帕纳斯派都已落伍,自然主义有它的欠缺,一种新的艺术运动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期待已久的新兴艺术运动刚刚问世,便受到新闻界的攻击,被加上颓废派的恶名。他建议应该用‘象征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艺术上的创造精神在当前的倾向’,在他看来,波德莱尔是这一运动的先驱;马拉梅赋予了它以神秘意义;魏尔兰则为它砸烂了在诗歌格律方面的枷锁。莫雷阿斯继续写道:“象征主义诗歌是说教、夸张、虚情假意和客观描摹的敌人,它要使理念具有触摸得到的形貌;不过,创造这种形貌并非写诗的目的,其目的在于表达理念,而形貌则处于从属地位。……故而,自然景物,人的活动,种种具体的现象都不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象征主义艺术中,它们仅仅是一些可以感知的外表而已,其使命在于表示它们与原始理念之间神密的相似性”。

1890年,莫里斯(Morice)发表《即将来临的文学》,这篇论文对于象征主义的重要性,被誉为相当于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之于浪漫主义运动。作者认为艺术比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种宗教更能达到世界的本质。象征诗人为了与自然融洽一致,必须摆脱社会生活对他的羁绊,在自己身上创造一种特殊状态,一种孤独境界,以便‘倾听上帝的声音’。灵感不是不可捉摸的,而是诗人为超越自身而作的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为了把读者带进一个崭新的天地,诗人应使用暗示手法:“暗示可以办到直接表现办不到的事情。暗示是灵魂与自然的应和关系和亲和作用的语言,暗示不去表现事物的反光,它深入事物内部,成为它们自己的声音。暗示绝非千篇一律的,它在本质上是终

古常新的,因为她要说出来的是隐藏的、未被解释的、不能表达的东西”。这些观点显然与马拉梅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象征派诗学认为现实世界本身并不重要,在现实世界背后另有一个更具本质性的世界。用理智不能达到这另一个世界,诗人只有用象征暗示它的存在。人与宇宙万物之间存在应和关系,或曰亲和力、同一性,每一种景物都对应于某种心态。这不是说景随情迁,人喜则景物怡然,人忧则景物凄惨。而是说景物有独立意义,或忧郁,或愉快,或平静,或激昂。诗人若要传达一种心态,最好去描写相应于这种心态的景物,不必明说。这样他就找到了象征。象征与隐喻不同,隐喻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形象使抽象概念具体化。象征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具体事物出发,达到一个理念(如马拉梅),或进入一种神秘境界(如兰波)。起象征作用的,不仅是一个形象,而是整个作品。

象征派诗人推崇波德莱尔。波德莱尔在那首有名的十四行诗《应和》中揭示宇宙万物皆有灵性,自然的各种面貌和人的各种心态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五官的感觉亦可以相通。象征派诗学在这个基础上追求‘通感’。兰波在《母音》(Voyelles)十四行诗中赋予每个母音一种颜色:A 黑色,E 白色,I 红色,U 绿色,O 蓝色。勒内·吉尔更进一步,通过实验确定母音、颜色、乐器、感情之间的对应关系。A 黑色,悲哀沉郁,相当于大风琴;E 白色,表示崇高,相当于竖琴;I 蓝色(与兰波的提示不同),热情奔放,相当于小提琴;U 绿色,快乐纯洁,相当于笛子;O 红色(又与兰波的提示不同),灿烂辉煌,相当于铜管乐。象征派的这种对应法不失为一种创造,但如果把它作为规则加以绝对化,那么,写诗就会象是作曲,为表现某一特定情绪只需要多使用包含与该情绪相对应的母音的单词,这就有把诗歌化为语音学练习的危险。

技巧上,象征派诗学重视内在的旋律(mélodie),而不是外加的节奏(rythme)。整齐划一的偶数节奏适合表现明确的思想,所以古典主义诗人偏爱滞重的十二缀音亚历山大体。惟有变化多端、飘忽灵动的旋律才能表达朦胧的情致,因此象征派诗歌特别强调音乐性,由此产生七、十一、十三缀音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对诗律是一大解放。与不动感情地描写客观世界的帕纳斯派不同,象征派着意发掘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个内心世界与他们理想中的超现实世界又是重合的。与痛哭流涕,如痴若狂的浪漫派不同,象征派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达的情绪是委婉、飘渺的,往往是一种不可明言,甚至找不到原因的哀愁,如魏尔兰在《我心中在哭泣……》那首小诗里所写的。

象征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末风靡全欧。除了象征派诗歌,还产生了象征派的戏剧和小说。不过和其他文学运动或流派一样,其成员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虽有相通之处,更多地是从一些共同点出发,各人朝不同方向进行探索。到后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还会出现分化。二十世纪的后期象征派大师瓦雷里回顾这一运动时声称"人们称之为象征主义的那个东西,可以归结为若干诗人团体(他们彼此敌对)的一种共同意愿 把音乐从诗那里夺走的东西索取回来。'就是说他认为音乐性是象征主义的最大特点。至于什么是象征,象征主义的作家们却并没有作过清楚的说明。

象征派的前驱与同路人

象征派汇成一股文学巨流之前,几位短命诗人的创作已有象征派的倾向。象征主义运动和继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把他们从公众的冷淡和遗忘中发掘出来,使他们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

科比叶(Tristan Corbière,1845—1875)是布列塔尼一个航海家兼冒险小说作家的儿子,学过绘画,体弱多病,但是喜欢海洋生活,1869 年曾航海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看到的不是美,而是贫穷、肮脏、懒惰。1871 年到巴黎小住,过着酒色之徒的放荡生活。1873 年得到他父亲的资助,自费出版诗集《黄色之恋》(Les Amours jaunes),印 3500 册,当时无人问津。十一年后,一个布列塔尼同乡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这本书,拿给魏尔兰看。魏尔兰大为赞赏,随即在杂志上撰专文向公众介绍(收入《厄运诗人》的第一篇论文),从此科比叶得到死后的声名。《黄色之恋》的题材庞杂,除了对航海生活的追忆,对人生一切都出之不恭,冷嘲热讽。形式上,节奏多变化,多用粗话、咒骂入诗,或用第二人称直接诉诸读者。下面是他对埃得那火山的印象"你又是冷笑又咳嗽,想必/吐出老年人病歪歪的爱/岩浆在你长癌的乳房/一层硬皮底下滚动……"

拉弗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生于南美洲乌拉圭的首府蒙得维的

亚，他的父亲是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人，在南美洲当教师和银行职员，母亲是布列塔尼人。拉弗格幼年丧母，随父亲到巴黎上中学。中学毕业考试落第后，一面当零杂工，一面写诗，并参加新派艺术家的聚会。1881 年，作家布尔热介绍他到柏林当普鲁士王后奥古斯塔的法语侍读，工作之余，他浸淫于叔本华、哈特曼的哲学著作，染上悲观厌世思想。1886 年在柏林结识英国女教师雷娅·李，两个相爱。拉弗格辞去宫廷职务后，1887 年初在伦敦与李结婚，婚后六个月，即因肺病在巴黎逝世。生前发表《怨歌集》(Les Complaintes，1885)、《月亮圣母赞颂》(L 'Imitation de Notre – Dame de la Lune，1886)等。遗作甚多，死后结集出版。

或许因为他身患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肺病，自知不久于人世，所以经常想到死亡，想到自己死后大地上的生活却一切照旧。于是为了安慰自己或者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想到地球上、宇宙间的生命有一天也要死绝的。受叔本华的影响，他的作品有怀疑、敌视女性的倾向，但是他对自己的爱人又不乏柔情。他也有布列塔尼血统，自认与科比叶有灵犀相通之处。他最喜爱的题材是月亮，如《外省月亮怨歌》(Conplainte de la luneen proviuce)、《上弦月连祷词》(Litanies des premiers quartiers de l 'eInne)等 ;他常从古代民歌、神话和史诗中汲取灵感，抒发感伤的情怀，诉说他对人生的倦意。这些诗有很强的音乐性。他与古斯塔夫·卡恩(Gustave Kahn)同为每行长短不等、任意押韵或根本不押韵的自由诗体的创始人。

洛特雷亚蒙(Lautréamont，1846—1870)原名伊齐多尔·迪卡斯(Isidore Ducasse)，同样生于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同样死于肺病。他的父亲是法国领事馆职员。十四岁时他回法国上中学，1867 年来到巴黎。他潜心阅读法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以及拜伦、但丁、拉伯雷等人的作品。由于生活孤独，精神不大正常。

他的作品《玛尔佗萝之歌》(Chants de Maldoror，1869)用散文写成，富节奏感，宜于朗诵，个别段落达到诗的境界，整体可以视作散文诗。它仿照但丁《神曲》的格式，分为六部分或六“唱”，叙述者玛尔佗萝自认童年时代患先天性精神病，又说常做不可思议的噩梦。整部作品充斥疯狂、恐怖、匪夷所思的场面，如虱子繁殖成灾，人们唆使狗强奸一名少女后再把她开膛剖腹，母亲与

儿媳合谋吊死自己的儿子后再用刮胡子刀片损伤他的尸体……通过这些令人恶心或发指的描写,我们看到作者对人生的憎恶,对人间丑恶的诅咒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玛尔佗萝之歌》出版后,一直无人问津,洛特雷亚蒙死时默默无闻。1910年法国作家拉博发现并赞扬了这部作品。本世纪二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运动兴起时,因为《玛尔佗萝之歌》的创作方法(潜意识活动、梦境、疯狂)与他们信奉的原则暗合,超现实主义者对它赞不绝口,洛特雷亚蒙也因而出名。

魏尔兰

保尔·魏尔兰(Paul Verlaine,1844—1896)生于法国北部城市麦茨。他的父亲当时是驻军的工兵上尉,家道殷实,生性软弱,因系中年得子,对这个孩子特别宠爱。1851年,魏尔兰上尉辞职到巴黎定居,保尔得以在巴黎上学。他的学业平平,1862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那个时期他已经开始酗酒,也写点诗。他本想搞文学,但是父母要求他继续学习,以便能在社会上自立。魏尔兰于是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功课不重,课余经常光顾拉丁区常有文人聚会的咖啡馆。他的父亲发现他荒疏学业,无意上进,就让他进一家保险公司当练习生,1864年又为他在市政府谋得一个抄写员的职位。同年年底,他加入一个帕纳斯派文学团体。1865年,他的父亲去世。母亲的性格更加软弱,根本管束不了他。

1865年,魏尔兰的朋友克查维埃·德·里卡创办《艺术》杂志,魏尔兰在这家杂志上发表诗作和评论。由于经费不足,《艺术》出了十期后即停刊,改为一种不定期的诗刊,这就是有名的《当代帕纳斯》。魏尔兰在1886年结集的第一册《当代帕纳斯》上发表八首诗,后来收入同一年由同一个出版家阿尔丰斯·勒迈尔出版的《感伤诗集》(Poèmes saturniens),由魏尔兰的表姐出资印刷。这本诗集当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八十年代魏尔兰成名后,人们发现尽管诗人早年有意模仿波德莱尔与李勒,他本人的声音已经显露。如名篇《秋歌》(Chanson d'automne),韵律上追随邦维尔,抒写的却是魏尔兰特有的那种不可名状的哀愁:

秋之提琴

弦弦声声
　　如怨泣，
音调漫长
令我神伤
　　慵无力。

窒息难言
容颜惨淡
　　钟声鸣，
念我追念
似水年华
　　泪沾襟。

我遂出门
恶风袭人
　　行趔趄，
忽东忽西
飘零无依
　　似落叶。



魏尔兰随后放弃帕纳斯派风格，转向十八世纪艺术寻求灵感。当时在龚古尔兄弟的推动下，十八世纪艺术成为一时的风尚。魏尔兰特别醉心华多（Watteau，1684—1721）的作品，华多的画大部分以上流社会贵族仕女的游乐生活为题材，画面轻松柔和，色彩精致华丽，但在主人公表面上的无忧无虑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安。魏尔兰把他的第二部诗集题作《戏装游乐图》（Les F ètes galantes，1869），用音乐性很强的诗句准确体现了华多作品的情调。

1869 年 6 月，魏尔兰的一位音乐家朋友把自己的妹妹玛蒂尔德·莫台介绍给他。诗人对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女一见钟情，取得女方家长同意后开始追求她，不断写诗寄给他，同时在生活上开始检点，节制饮酒，希望用纯洁的爱情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望净化自己的灵魂。同年 9 月魏尔兰与玛蒂尔德订婚，1870 年 8 月结婚。这个时期写的诗编成《美好的歌》（La Bonne Chan

son,1870),调子比较欢快、明朗。如《一轮明月》(La Lune blanche…):

一轮明月,
照在林中;
一个声音,
来自枝丛。
枝荫底下,
是我情人。

一塘池水,
如同明镜,
水中映出,
黑柳剪影。
风儿唏嘘,
梦游其时。

一片宁静,
广袤温柔,
如从天降,
满天星斗,
染红苍穹,
其美无穷。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巴黎被普军围困期间,魏尔兰在国民自卫军服役,经常需要在城墙上值夜,重又开始酗酒,家庭生活因此产生裂痕。巴黎公社期间,旧政府人员纷纷辞职或怠工,魏尔兰留了下来,担任新闻检查工作。公社失败后他虽未受到追究,但被解雇。他从此搬到岳父家居住,夫妻之间愈加不和。

1871年8月底,魏尔兰收到外省少年诗人兰波的来信。9月,他邀请兰波到巴黎来。兰波的到来象一股旋风,搅得魏尔兰岳家这个谨小慎微的资产者家庭不得安宁。兰波狂飚般的性格对意志薄弱的魏尔兰产生了巨大的吸

引力，以致 1872 年 7 月魏尔兰抛下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兰波出走，他们结为同性恋人，旅居伦敦和布鲁塞尔，虽然时有龃龉，毕竟难分难舍。这个期间，玛蒂尔德提出分居诉讼。1873 年 7 月，魏尔兰与兰波吵了一架后，只身从伦敦来到布鲁塞尔。他给玛蒂尔德写信，希望她能来会晤，重归于好，否则他就要自杀。玛蒂尔德置之不理，倒是他的母亲赶来照料他。魏尔兰又给兰波发电报，要他到布鲁塞来。兰波来后，两人又在一起喝酒、吵架。兰波感到腻烦，表示要离开魏尔兰。7 月 10 日，魏尔兰失去自制，向兰波开了两枪，其中一枪击中兰波的手腕，但伤势不重。魏尔兰和他母亲把兰波领到医院包扎后，当天晚上送他上火车。在火车站，魏尔兰又有行凶的表示，于是兰波叫来警察。虽然兰波声明放弃任何法律行动，布鲁塞尔法院还是判决魏尔兰两年徒刑。

魏尔兰与兰波同居期间（1872—1873）写的诗，收入《无题浪漫曲》（Romances sans paroles，1874）。这部诗集由三部分组成：《被遗忘的曲调》、《比利时风景》和《水彩画》，是魏尔兰创作的高峰。诗集的标题可能受到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无题钢琴同的启发。魏尔兰有意找回古代歌曲，“被遗忘的曲调”的旋律，所以这些诗篇特别富于音乐性；同时在兰波的影响下，诗律更自由，诗句更富暗示性。例如那首有名的《我心中在哭泣……》（Il pleure dans mon coeur…）：

我心中在哭泣
如雨洒向街头，
潜入我心坎的
该是何种烦忧？

……

我无爱也无仇
却有万般痛苦：
人间愁苦莫过
没来由的痛苦！

魏尔兰在蒙斯监狱服刑,没有条件再酗酒。他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读书、学习英语。监狱的神甫常来看望他,引导他皈依天主教。1874 年 4 月,法院判决玛蒂尔德与他分居。1875 年 1 月,他提前获释,出狱后即被驱逐出比利时国境。他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与兰波见过一面,嗣后在英国的小城镇教书。1877 年,他在法国勒台尔一家教会学校教书,重又开始酗酒,并对他的学生吕西安·雷蒂诺阿产生一种超过师生之情的感情。1880 年,他买下一座农庄,与雷蒂诺阿一家人同居。同年底,他自费出版《智慧集》(Sagesse)。

《智慧集》共收诗四十七首,其中一部分是在蒙斯监狱里写的,以诗人的宗教渴望与皈依为主要内容。魏尔兰真诚地追悔往日的行径,盼望恢复正常生活,祈求上帝给予拯救与安慰。但是集中三分之一的诗篇与宗教毫不相干 就是在歌颂宗教信仰,带有强烈神秘主义色彩的诗篇里,读者仍能隐约感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骚动、困扰。

1882 年,魏尔兰因经营亏损,卖掉他的农庄,回到巴黎定居。1883 年 4 月,吕西安·雷蒂诺阿死于伤寒。同年 8 月起,他在《吕台斯》杂志上连续发表《厄运诗人》,介绍科比叶、兰波和马拉梅,为即将兴起的象征主义运动准备了舆论,也为作者本人赢来了声名。同年 11 月,他作于 1874 年的《诗艺》(L′Art poétique)一诗在《现代巴黎》杂志上发表,引起批评家的瞩目。这首诗可以视作魏尔兰的创作宣言。诗人开宗明义强调 :音乐在一切之先,因此应该优先采用奇数缀音的诗句,因为它‘ 更朦胧,更容易在空气中溶解 ”。诗人还应该选用意义不明确的词,因为‘ 没有比灰色的歌更讨人喜欢的 ”,这好比‘ 面纱后面美丽的眼睛,正午颤动的阳光和秋夜闪烁的繁星 ”。他提倡‘ 不着颜色,只分深浅 ”,因为只有色调上深浅不同的差异能使梦和梦融合,笛声与号角声联姻……雄辩不可取,应当扭断它的脖子 押韵不必太讲究。诗的结尾,魏尔兰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音乐。诗句应该从灵魂中逸出,飞向另一个天空和另一些爱情,应该在寒颤的晨风中飘散……“ 而其他一切不过是矫揉造作 ”。这些主张,与帕纳斯派富丽的色彩和铿锵的脚韵针锋相对。

1885 年年初《今昔集》(Jadis et naguère)问世,内收《诗艺》。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是近作,大部分是不同时期的旧作,最早的写于诗人认识兰波以前。

魏尔兰虽已成名,但饮酒有增无减。他荡尽家产,还因为殴打并威胁要

杀死自己的母亲坐了一个月牢。他患有酗酒引起的多种疾病，经常住院。1886 年 1 月，他的母亲去世。从此无人照料他的生活，他变得更为潦倒。1890 年，他与几个妓女姘居。1893 年，他在荷兰、比利时、洛林和英国作巡回讲演。1894 年 8 月，他得到教育部首次拨给的五百法郎救济金。同月，他被选为“诗国王子”，接替刚死去的勒孔特·德·李勒。1896 年 1 月，魏尔兰死在一个情妇的家里。他的朋友，巴黎有名的文人们为他送葬，并集资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五年以后，纪念碑在卢森堡公园落成。

魏尔兰晚年常为稿费而写作。这些作品内容庞杂，有的露骨地宣扬肉欲；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这个时期较重要的诗集有《平行集》(Parallèlement，1889)。作者自谓基督教对来世的追求和异教对尘世享乐的沉溺平行不悖，同是他讴歌的对象，实际上显然后者压倒了前者。

兰波

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出生于法国北部亚登省的小城夏尔维尔。父亲是行伍出身的步兵上尉，母亲是富裕的农家女。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性格严厉，见解狭隘，对子女的态度近乎专横，所以亚瑟心里从小就埋下反抗的种子。

兰波在故乡上中学，成绩出类拔萃，特别擅长用拉丁文写诗。中学最后一年，他在修辞学教师伊桑巴的鼓励下，开始作法文诗投寄报刊杂志。1870 年，外省一家杂志登了他一首诗。少年诗人于是信心十足，写信给当时享盛名的邦维尔，并附上三首诗，希望能在《当代帕纳斯》上发表。但是邦维尔没有录用他的作品。兰波在外省小城感到窒息，向往巴黎的广阔天地。1870 年 8 月底他首次离家出走，乘火车到巴黎。普法战争已经爆发，首都戒备森亚。兰波无票搭车，形迹可疑，一下车即被扣押，关在拘留所里。他的老师伊桑巴把他保出来，先让他在杜埃自己的熟人家里小住，然后把他送回夏尔维尔。兰波的母亲因此对他的管教更加严厉，促使兰波再次出走，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流浪，后来又回到杜埃。两次居住杜埃期间，他把自己写的二十多首诗抄在大张纸上，送给当地一位诗人保尔·德梅尼。11 月，他回到夏尔维尔家里。这一年冬天他在市立图书馆里勤奋地阅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历史著作、小说和有关魔法的著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